

手語和有聲語言一樣美麗，香港手語服務卻供不應求

要學好手語，跟學好一門外語一樣困難。



2019年12月29日，香港愛丁堡廣場舉行的一次集會上，一名婦女在雨中用手語翻譯。攝：Navesh Chitrakar/Reuters/達志影像

刊登於 2023-08-20

[#聽障人士](#) [#手語](#) [#聾人](#) [#語言](#) [#香港](#)

【編按】：2020年5月，患有抑鬱症的聾人鍾志強，在留院香港葵涌醫院 15 日出院16小時後，跳樓身亡。今年7月，死因庭召開研訊，庭上揭示自殺風險評估表出錯、死者住院未獲安排手語傳譯員、只用紙筆溝通。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對聽障人士的關注。院方未能及時提供手語協助，顯然在溝通不暢一環產生了障礙，然而對於手語這門語言及服務，社會大眾也知之甚少，若想當然認為社會對聾人有足夠支持、只是個別機構疏失導致悲劇，則遮蔽了這一行服務不足、良莠不齊的問題，也可能簡化了手語的語言複雜性。

為此，端傳媒邀請手語研究者施婉萍教授撰文，希望我們在討論相關問題時，先對手語及其行業的基本知識有相關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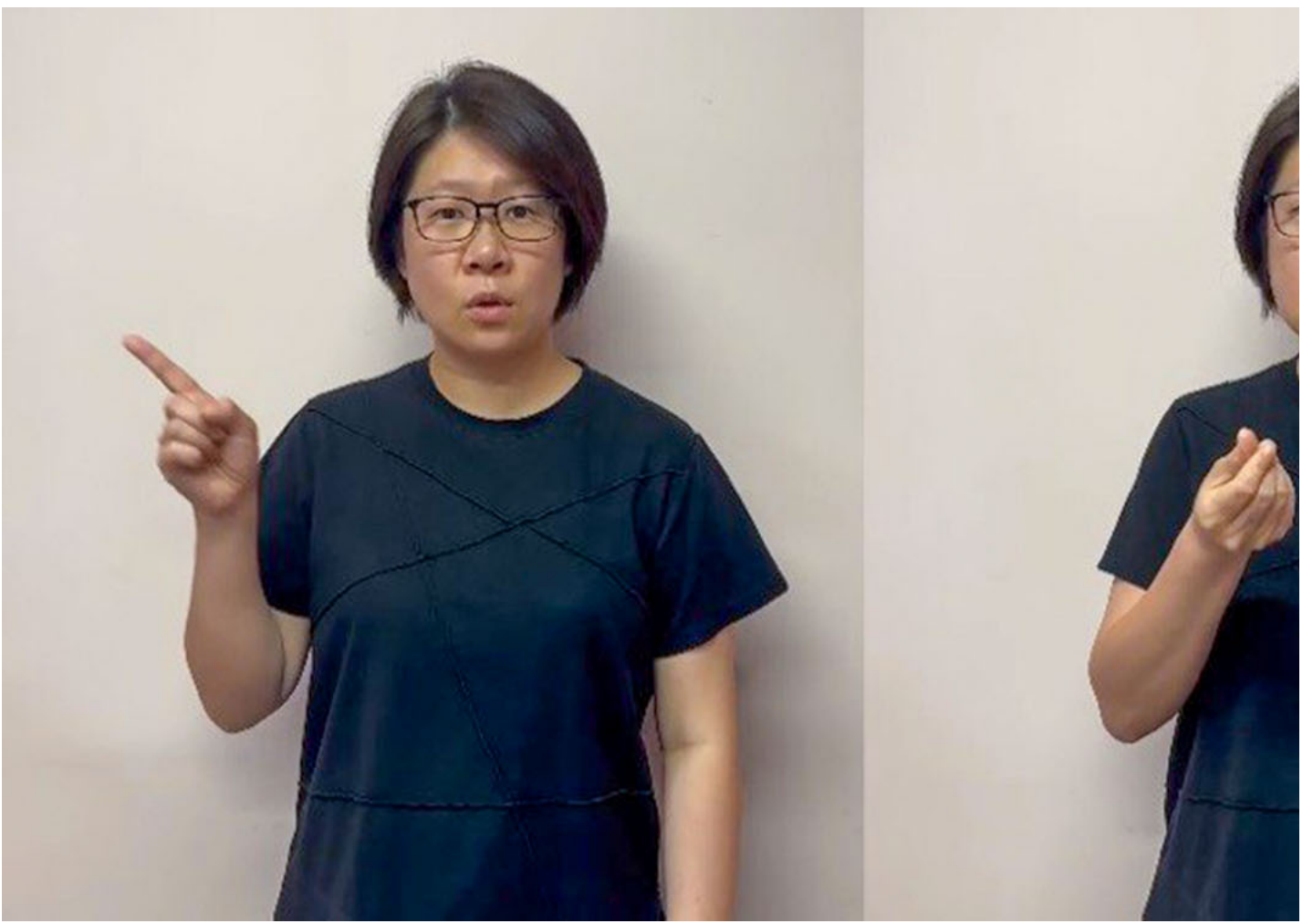
(施婉萍，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，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副主任；本文的手語示範為余麗萍)

手語是怎麼樣的語言？

手語的語法不必然跟從有聲語言的語序。

手語是聾人常用的溝通工具，屬人類自然語言的一種。半世紀以來的科研證明了手語跟健聽人使用的有聲語言一樣，有著複雜的語言結構和充分的表達能力，並且擁有同等的語言地位。雖然中文名稱「手語」用了「手」這個字，但聾人除了手部動作之外，也會利用身體擺動、頭部動作、面部表情等各方面傳遞重要的語言訊息。舉例說，聾人問問題時（例如是非疑問句）需要定睛看着對方雙眼，頭向前微傾，眼睛略為睜大，揚起眉毛，讓對方知道聾人是在發問，而不是一般陳述：

香港手語例子 (1) 他 錢 有 (廣東話翻譯：佢有錢。)(陳述句)



有他錢

香港手語例子 (2) 他 錢 有？ (廣東話翻譯：佢有錢嗎？) (是非疑問句)



有？他錢

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，香港手語的陳述句和疑問句語序相同，唯一的分別在於面部表情和頭部的移動。廣東話的問句則需要加上句末疑問助詞「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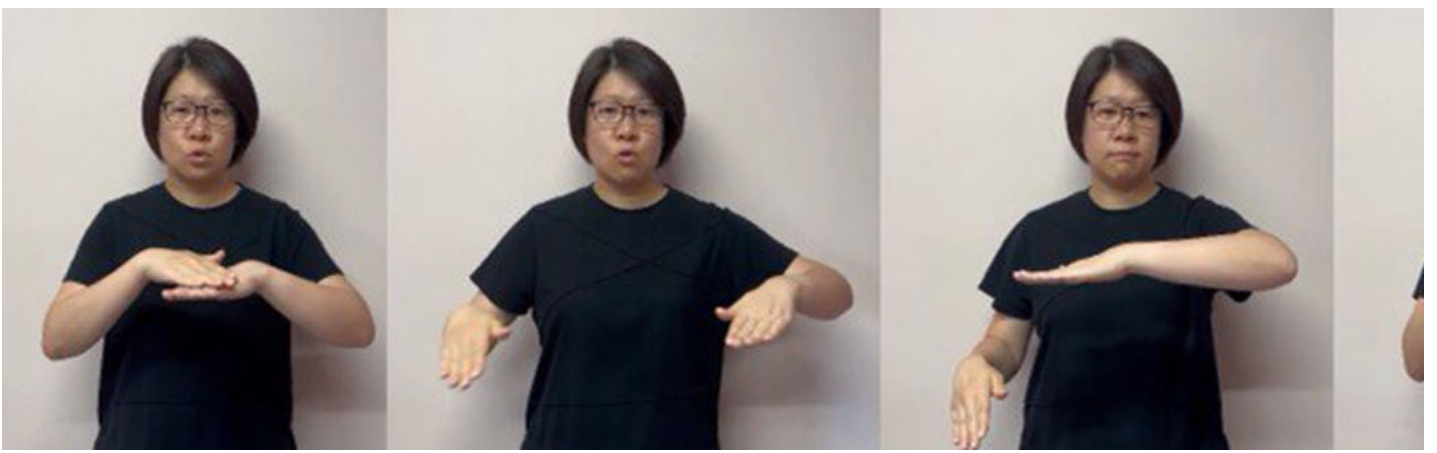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手語跟廣東話的另一個分別，在於動詞和賓語的排序。一句含有及物動詞 (transitive verb) 的簡單句子 (simple clause)，其動詞 (verb, V)、主語 (subject, S) 和賓語 (object, O) 的次序可以有6種可能性: SVO, SOV, OSV, OVS, VSO, VOS，其中以SVO和SOV最廣為全世界的語言所使用。

廣東話基本上使用SVO，英文亦如是，日語和韓語採用了SOV，也有一些語言會容許多過一種語序，例如俄語。香港手語大致上是SVO，也有部分情況容許SOV。筆者不時遇見有健聽人批評香港手語的語序有別於廣東話，是邏輯欠奉、語法混亂，這些批評往往建基於對語言現象狹隘的見解，以為手語必須跟從廣東話的語序才算符合語法，實屬無稽。

聾人聽不到聲音，主要依賴視覺去理解、感受身邊的事物，加上雙手是在身前的空間擺動，因此手語自然不會包含大量視覺和三維空間的元素，表達方式跟有聲語言有相當大的差異，尤其以位置、空間關係的表達最為明顯。例如想說桌子上有兩個皮球，廣東話是「檯上面有兩個波」，英語是 There are two balls on the table。「上面」和 'on' 這類詞語屬位置標記，顯示了桌子與兩個皮球的空間關係，反觀聾人手語利用兩隻手分別代表桌子和兩個皮球，直接用三維空間表達了三者的空間關係，比有聲語言更直截了當，也更清晰，連兩個皮球的距離，也可以顯示得一清二楚：

香港手語例子 (3)

檯 檯在此 球 二 球在此 球在此 (廣東話翻譯：檯上面有兩個波) (兩個皮球距離較近)



檯 檯在此 球 二 球在此 球在此

香港手語例子 (4)

檯 檯在此 球 二 球 在此 球 在此 (廣東話翻譯: 檯上面有兩個波) (兩個皮球距離較遠)



檯 檯在此 球 二 球 在此 球 在此

手語有語言變體 (linguistic variation) 嗎?

香港過往不少聾校強調口語教學，打壓手語的使用，聾童為了應付溝通的需要，惟有按自己所看到的影像，自創手語，久而久之，不同聾校畢業的聾人，形成了不同的手語流派。

筆者不時會聽到有人評論香港手語打法眾多，引起混亂，必須統一云云。要回應這個論調，首先要明白甚麼是語言變體。

舉凡自然語言，都會有語言變體的存在。所謂變體，是指同一個意思，有多於一個表達方法。變體可以出現於不同的語法層面，例如讀音、詞彙、語意、甚至在句法的層面。就以英語為例，不少香港人以爲英語是一個統一的語言，有清晰的語法標準，事實上即使身處同一個國家，英語的母語使用者也會出現不少變體。一位哈佛大學的語言學家，曾對美國的英語變體作出了大規模的調查，有不少有趣的發現。例如一條麪包兩端最尾的部分，英語叫甚麼呢(調查中第111項)? 調查訪問了超過1萬名美國人，結果包括 heel (59.15%)，end (17.29%)，crust (15.21%)，butt (3.53%)，nose (0.17%)，shpitzel (0.05%)，其他 (2.63%)，沒有特定詞彙 (1.97%)，使用不同詞彙的受訪者，散居在美國全境，跟地理位置沒有多大關係。

又例如筆者中小學於香港學英文，老師會教lunch是午餐，dinner是晚餐，supper 指一頓飯，沒有指明時間(不肯定大家是否有同樣理解，反正以前學校老師是這樣教我)。哈佛大學英語變體調查有一項(第96項)是問dinner 和supper 的分別，同樣訪問了超過一萬名美國人，結果是: (a): supper 是黃昏吃的，dinner 是早一點吃的，跟lunch差不多 (7.79%)，(b) supper 是黃昏的一餐，dinner 是主餐 (7.76%)；(c) dinner 比supper 的用餐場合更正規和莊重 (12.12%)；(d) 兩者沒有分別 (34.56%)；(e) 我從來不會說supper (33.14%)；(f) 我從來不會說dinner (0.82%)；(g) 其他答案 (3.83%)。單從以上的英語例子，可以看出語言變體是極其普遍的現象。

同樣，廣東話也有語言變體，例如「有趣」這個意思，筆者父母會說「go4zai3」和「得意」，筆者知道「go4zai3」的意思，但只會說「得意」，筆者的子女呢? 聽不明「go4zai3」，知道「得意」的意思，但只會說「攞笑」，這類變體，存在於同一個時空，同一個地域，也側面反映了廣東話逐步的變遷。

香港手語作為自然語言，當然也有變體的存在。在詞彙的層面，變體可以大致分為兩類：第一類是完全獨立的變體，意思是變體與變體之間沒有任何演變上的關連，手語的打法完全不同。例如香港手語有至少三個「監禁」的打法，分別是 (a) 雙手緊扼監倉的鐵欄 (例5)，(b) 描述監倉鐵欄的模樣 (例6)，和 (c) 雙手被鎖上手扣 (例7)。

香港手語例子 (5) 「監禁」



香港手語例子 (6) 「監禁」



香港手語例子 (7) 「監禁」



三種打法都非常形象化，都是一提起「監禁」時人們腦海會自自然然浮起的畫面。獨立變體的出現，往往跟聾童教育政策，以及手語在社會上是否有足夠的流通性息息相關。香港過往不少聾校強調口語教學，打壓手語的使用，聾童為了應付溝通的需要，惟有按自己所看到的影像，自創手語，久而久之，不同聾校畢業的聾人，形成了不同的手語流派，長大後透過聾人社群的接觸互動，學習對方的手語，慢慢磨合、融和。再加上大部分的手語詞彙都是非常形象化，所以即使有不同的打法，聾人間溝通一般不會有太大的困難。

第二類的變體是從既有的詞彙演化出來的，例如「相機」原來的打法是雙手拿著相機，右手食指作出按下按鈕的動作（例8），其後有一些聾人，左手食指也跟右手食指做出相同的動作，形成另一個新的變體（例9），這種演變在語言學稱之為「同化現象」。

香港手語例子（8）「相機」



香港手語例子 (9) 「相機」



在有聲語言中，「同化現象」非常普遍。例如英文字 'input'，/n/ 和 /p/ 的發音位置原本是不同的：/n/ 是齒齦音（發音時舌尖貼近上排牙齒後面接連牙齦的位置），/p/是雙唇音，由於兩個聲音緊接在一起，讀起來是會自然變成[imput]，即是/n/ 被 /p/的位置同化了，變成[m]。香港手語的同化現象可以影響動作、位置、手型、掌向等不同方面，演變出不同的變體。

另外一種常見的演變是「刪減」。例如香港手語的「牛」，可以是雙手的（例10），也可以刪掉其中一隻手，變成單手的（例11）。

香港手語例子（10）「牛」



香港手語例子 (11) 「牛」



同樣地，「刪減」在有聲語言中也甚為普遍。不少人讀英語的‘handbag’時會把d刪去，廣東話的「𩶛𩶛𩶛」(全部)，讀音是ham6baang6laang6，不過更常聽到的是ham6blaang6，即中間音節的元音(vowel)刪掉了。

我們有必要統一手語嗎？要知道，將語言標準化基本上是一個由上以下的高壓操作，實際執行上，我們要選哪一個變體作為標準呢？如何鼓勵聾人放棄自己多年來的語言習慣，只跟從標準打法呢？

一般來說，這些語言的演變都是朝着令溝通更便捷的方向推進，是人類語言自然演化的大趨勢。那麼我們有必要統一手語嗎？要知道，將語言標準化基本上是一個由上以下的高壓操作，實際執行上，我們要選哪一個變體作為標準呢？如何鼓勵聾人放棄自己多年來的語言習慣，只跟從標準打法呢？筆者估計，要將手語在短時間內標準化必定耗費大量資源，而且成效存疑，亦可能在聾人社群內挑起不必要的矛盾（例如爭論誰的手語最正確最值得保留）。另外，如果只用新定立的標準訓練手語翻譯，將來翻譯員遇上了不懂得標準手語的聾人時又如何溝通呢？

現時手語翻譯員都會抱有要「周身刀、張張利」的態度，努力學習手語的不同打法，進行個別翻譯前會先了解聾人的語言習慣，適切配合對方需要，從事面向公眾的翻譯工作時，會選用較為通用的打法。事實上，香港手語的詞彙變體並不如坊間想像般嚴重，常用的詞語都有穩定通用的打法，也涵蓋不同語意範疇，例如「香港」、「中國大陸」、「政府」、「經濟」、「教育」、「房屋」、「特首」、「法例」、「交通」、「巴士」、「地鐵」、「的士」、「單車」、「貨車」、「飲水」、「進食」、「坐」、「企」、「有」、「不」、「沒有」等。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溝通工具，越常用的詞語，變體會越少。所以，只要將手語的能見度和流通度提高，例如增加手語相關的節目，擴大手語在社會上使用的層面，這些變體自然能逐步汰弱留強，穩定下來。

香港手語的源流

南京/上海一帶通行的手語，再加上香港本土聾校發展出來的手語，慢慢在香港聾人社群匯聚、融合，形成今天的香港手語。

手語是聾人自然發展出來的視覺空間語言，不過需要有一些先決條件，才能締造適合手語誕生的環境。一般而言，當相當數量的聾人有機會頻繁接觸見面，便能自然發展出手語來。然而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，嬰兒天生聽障的比例全球平均為一千分之一，這些個別聾人若果散居各地，多數只能各自發展出簡單的手勢（學術界稱之為 home signs）跟自己的健聽親友溝通。那麼，在甚麼情況下，才會出現「相當數量的聾人有機會頻繁接觸見面」呢？

按研究所知，主要有三個情況：(a) 社會的外在因素，例如城市化和工業化，引致大量鄉鎮人口集中聚居少數的城市；(b) 聾人學校的建立，把各處的聾童集中起來；(c) 某些城鄉因盛行家族內部通婚，導致比例較高的先天性失聰。香港手語的源流，跟頭兩個情況有關 (Sze et al. 2013)。

上世紀40、50年代，國內政局動盪，大批國民移居香港，當中不乏接受過教育的聾人，其中有一對上海的聾人夫婦，來港後成立了第一所使用手語教學的聾校，名叫華僑聾啞學校，並引入了南京/上海一帶通行的手語。當時香港已經有一所強調口語教學的聾校，名為真鐸啓喑學校。上文提及過，即使學校沒有手語教學，聾童也會自創手語，因此真鐸的學生逐步發展出自己的手語系統。除了這兩所聾校以外，其後也有數所使用口語或手語的聾校成立，不過華僑和真鐸學生人數較多，歷史也最悠久，對香港手語的發展影響最大。

南京/上海一帶通行的手語，再加上香港本土聾校發展出來的手語，慢慢在香港聾人社群匯聚、融合，形成今天的香港手語。因此，香港手語帶有不少中國南方手語的影子。筆者以前參與過一些國內的手語研究論壇，需要為同行的香港聾人用香港手語翻譯演講內容，曾經多次有國內的聾人主動表示大致明白我翻譯的內容，可見香港手語跟國內南方手語一脈相承。

讀者們可能會好奇，澳門手語和台灣手語，跟內地手語也有關連嗎？澳門最初為聾童成立特殊學校時，是聘請了懂得香港手語的老師前往任教，所以現在年長一輩的聾人，他們的手語較為近似香港手語，後來越來越多內地人移居澳門，也引入了國內的手語。至於台灣，最早的聾校是在日治時期建立的，教學語言為日本手語，可以說，今天的台灣手語是從日本手語演化出來的。



2020年11月14日，2020年香港同志遊行期間，一名志願者用手語翻譯。攝：Miguel Candela/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香港手語翻譯服務的狀況

香港政府2020年的統計數字顯示，在香港的聽覺困難人士約有24.62萬人。而《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》上的人員，大概為50人。

目前為止，香港仍未有手語翻譯員考核及發牌制度，相對於不少亞洲其他地區/國家，香港在這方面算是比較落後的 (Sze et al. 2022a, 2022b)。現時香港復康聯會／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康復諮詢委員會共同設立了一個網上的《香港手語翻譯員名單》，屬自願登記性質，會列出翻譯員的學歷、經驗及聯絡方法。翻譯員申請登記前需要提交過往兩年內合共至少200小時的手語翻譯工作證明，並由受僱機構簽字確認。名單會定期更新，按今年六月份最新的公布，名單上共有50位可供聯絡的手語翻譯員。這個數字有機會低估了實際提供手語翻譯的人數，因為有不少義工或親友，未能提交受僱機構的證明，也有手語翻譯員不希望向外公布自己的私人資料。

另外香港法庭有一個內部的手語翻譯員名單，沒有向外公布，人數估計在二十人以下，法庭在2021年曾經公開招聘手語翻譯員，只有少數報考者通過考核。

而香港政府2020年的統計數字顯示，在香港的聽覺困難人士約有24.62萬人。

至於手語翻譯員培訓方面，共有兩個獲得政府資歷架構第3級的手語翻譯證書課程，分別由社聯及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**舉辦**，中文大學的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也有一個資歷架構第4級的手語翻譯**課程**，詳情可參考網上資料。

聾人一般最關心的，莫過於看醫生及進修時能否得到翻譯服務。聾人如果需要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覆診，可以事先向醫院提出幫忙聯絡翻譯通的手語翻譯。如果是其他醫療機構/診所，聾人可向政府資助的聾人機構申請手語翻譯服務。當遇上急病要到急症室，聾人可以要求醫院即時幫忙聯絡翻譯通的手語翻譯員到場，但如果翻譯通未能提供手語翻譯員，聾人就要自行找懂得手語的義工、同事、親戚朋友幫忙做即時的視像翻譯。有個別聾人書寫能力較佳，選擇自己跟醫生直接用書寫溝通，不聘請翻譯。也有聾人因為私隱或其他原因，情願麻煩相熟的同事親友幫忙，而不去申請翻譯服務的。

至於教育方面，現時政府沒有條例規定大專院校為有需要的聾生提供手語翻譯。基本上如果聾生就讀的是自資課程，院校是不會提供手語翻譯服務的，至於資助課程，政府是有撥款給大專院校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(SEN students)，包括聾生，可惜由於政府欠缺具約束力的條例，所以不少大專院校會以資源需要公平分配為理由拒絕提供翻譯服務。筆者認識有聾生要安排自己的母親幫忙上課時做手語翻譯，也有聾生要透過眾籌籌集資金，最後勉強以支付車馬費的數額請相熟的翻譯員仗義相助，甚至有聾生在沒有翻譯支援下應付不了學業，黯然退學。

筆者這些年來認識不少高學歷又手語純熟的健聽人（例如是聾父母的健聽兒女）都不願意當全職的手語翻譯，認為收入低，不穩定，沒有晉升的路綫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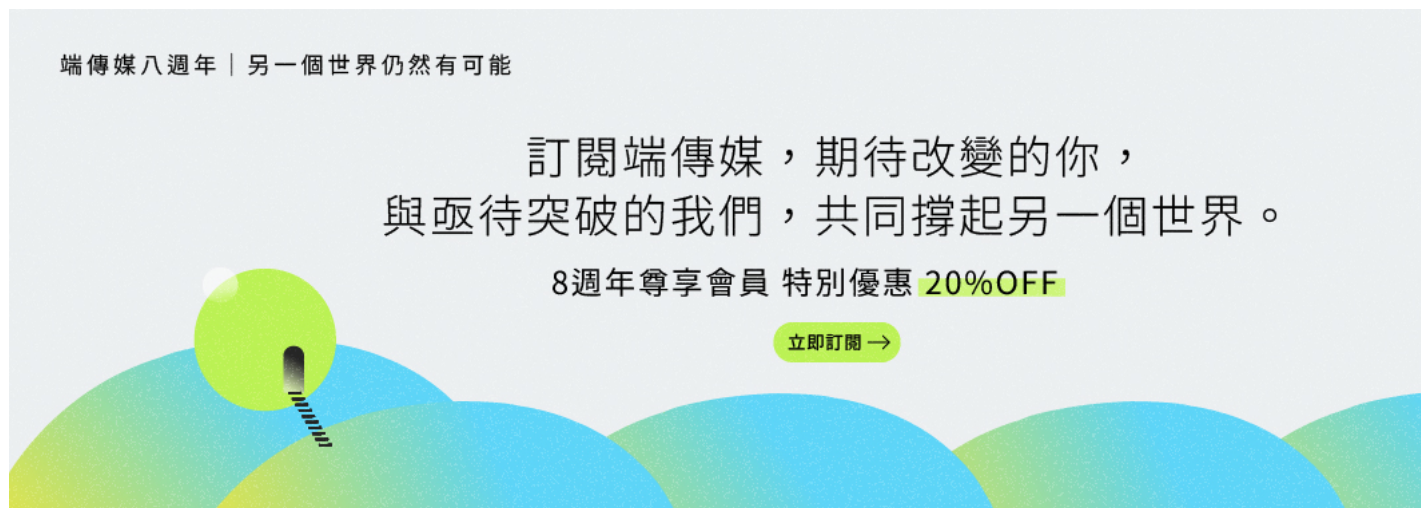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來香港的聾人一直抱怨翻譯服務不足，翻譯員良莠不齊。歸根究底，是政府投放資源不足引起的。綜觀亞洲，手語翻譯服務比較到位的地區/國家包括有日本、南韓、台灣和泰國(Sze et al. 2022a, 2022b)。這些政府都主動帶頭投放資源，開設手語翻譯員的職位，提升他們的專業地位，吸引更多有心有力的年青人入行，進一步提升他們的質素。筆者這些年來認識不少高學歷又手語純熟的健聽人（例如是聾父母的健聽兒女）都不願意當全職的手語翻譯，認為收入低，不穩定，沒有晉升的路綫圖。要知道，要學好手語，跟學好一門外語一樣困難，要流利到能擔任翻譯員的程度，非下多年苦工不可，如果社會大眾繼續視手語翻譯員為義工服務的一種，不給予手語翻譯員應得的專業地位和報酬，恐怕香港的手語翻譯服務只能繼續原地踏步。

參考文獻

Sze, Felix, Fion Wong, Connie Lo, Samuel Chew, Sun Yao Rebecca & Yuya Yanai. 2022a. [Provision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in Asia](#) (Chapter 29). In: Christopher Stone, Robert Adam, Christian Rathmann, and Ronice Müller de Quadros (eds.), *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*. Routledge.
Sze, Felix, Fion Wong, Connie Lo, Samuel Chew, Sun Yao Rebecca & Yuya Yanai. 2022b. [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training, testing and accreditation in Asia](#) (Chapter 28). *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*. Routledge. (Contribution: 75%).
Sze, Felix, Connie Lo, Lisa Lo & Kenny Chu. 2013.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. *Sign Language Studies*, 13(2), 155-185.

[#聽障人士](#) [#手語](#) [#聾人](#) [#語言](#) [#香港](#)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

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20%OFF

立即訂閱 →

The banner features a stylized landscape with rolling hills in shades of blue and green, and a bright yellow sun with a black spiral center. The text is centered and uses a clean, sans-serif font.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